

依托“读书袋”助力小学生课外阅读课程化实施的 实践研究

薄其俊

东营市莒州路小学

摘要：阅读除了课堂课本阅读，丰富多样的课外阅读能极大地开拓儿童的阅读视野，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因此，小学生的课外阅读习惯养成教育就显得格外重要：以终身阅读导向确定阅读目标，依托“读书袋”增加课外阅读的趣味性、互动性、共享性，以全科阅读的序列化书目架构课外阅读内容，以丰富的实践活动推动课外阅读的可测性和创新性，是本文的论述要点。

关键词：读书袋；课外阅读；课程化实施；实践研究

【DOI】10.12252/j.issn.2096-6261.2025.11.150

引言

苏霍姆林斯基说：“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读书史。”对于一所学校，有好的阅读，才有好的教育。2023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把开展读书活动作为一件大事来抓，引导学生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阅读是所有教育教学活动的起点，可以说：无阅读不教育，无阅读不教学，无阅读不德育，无阅读不学习，无阅读不成长。内容包罗万象、知识丰富多彩的课外阅读是促进小学生深入了解世界和社会的最佳途径。

然而，根据学生阅读素养调查的大数据分析显示，小学生的课外阅读习惯养成现状并不乐观。主要表现为：儿童阅读能力培养的关键期在一、二年级，小学中年级之后则相对困难。也就是说，应在孩子5-8岁语言发展的关键期，着重加强儿童语言能力的开发，使其能在8岁左右进入自由阅读状态。而进入这一状态的充分条件是必须先认完2500个左右的常用汉字。但我国小学一、二年级语文教学虽以识字为重点，要认完2500个汉字却需要五六年时间，这意味着儿童的自由阅读期被延迟到了10岁以后。由此可见，单纯依靠“课内阅读”不仅严重阻碍学生阅读能力的提高，也对儿童阅读习惯的养成造成不利影响。同时，教师作为儿童课外阅读指导的主体，却普遍缺乏专业的指导培训和充分的资源支持，加之繁重的工作任务，导致教师群体在课外阅读指导方面缺乏执行力。

从社会层面看，家长虽普遍重视阅读，但认识不统一，指导方式各异，且因地域差异，学生的阅读习惯、阅读品位等现状的差异日趋明显。因此，要解决以上问题，就必须推动儿童阅读从课内走向课外，并从随意性较大的课外活动转向课外阅读的系统指导。

基于以上思考，笔者开始探索小学生课外阅读课程化实施的路径，并在实践中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课外阅读指导课程体系。

一、以终身阅读导向确定阅读课程目标，搭建从“阅读”到“悦读”再到“越读”的目标成长体系

当下儿童课外阅读（包括电子读物）存在内容过浅、缺乏梯度的问题。因此，儿童课外阅读课程的构建既要确立整体目标，又要兼顾各个学段的差异。《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研究成果提出：核心素养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为核心，分为文化基础、自主发展、社会参与3个方面，综合表现为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实践创新六大素养，具体细化为国家认同等18个基本要点。

明确核心素养，一方面可引领和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改变当前存在的“学科本位”和“知识本位”现象；另一方面可帮助学生明确未来的发展方向，激励学生朝着这一目标不断努力。

基于对核心素养的认识，将小学生课外阅读课程的总体目标确定为：培养阅读兴趣，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规划阅读内容，进行多学科、多体裁、多题材的拓展阅读；指导阅读方法，掌握基本的朗读、默读、精读、略读、跳读、速读、摘记、批注等阅读方法；组织阅读活动，自主参与多种形式的课外阅读活动，形成个性化阅读体验；建立多主体参与的评价机制，形成关注发展的分级阅读手册。

从一年级的“三百千”国学启蒙、拼音儿歌、童谣等阅读材料开始，运用多种识字方法帮助学生广泛识字，有序达成《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版）》中课外阅读总量的要求：第一学段（1-2年级）不少于5万字，第二学段（3-4年级）不少于40万字，第三学段（5-6年级）不少于100万字。通过分阶段目标的落实，逐步实现由“阅读”（习惯养成）到“悦读”（享受阅读）再到“越读”（运用阅读）的转变。

以一年级为例，选取《拼音儿歌77首》、《童谣300首》等材料，通过“拼读闯关”、“儿歌接龙”等游戏化活动，

让学生在阅读中积累汉字。例如,在学习《拼音儿歌77首》中“d-t-n-l”相关儿歌时,结合图片让学生理解“大老虎(dàlǎohǔ)”、“小白兔(xiǎobáitù)”等词语的含义,再通过角色扮演朗读儿歌,既巩固了拼音,又让学生在趣味中认识了“虎、兔”等汉字。经过一学期的实践,学生平均识字量可达600-800个,为后续阅读打下了基础。

二、以《中小学生学习指导目录》为依据,以全科阅读的序列化书目架构课外阅读内容

目前,学生课外阅读普遍存在随意性大和盲目性大的问题。由于缺乏明确的指导和规范,学生和家長在选择阅读材料时往往受限于个人偏好,忽视了阅读的深度和广度。例如,碎片化阅读方式的流行,不仅导致阅读内容缺乏系统性、可靠性,还使阅读时间零散随意,难以取得实际效果。因此,课外阅读的课程化实施就显得尤为必要。

2020年,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发布了《中小学生学习指导目录》(简称《指导目录》),指导各学校把好图书“入口关”,帮助中小学校做好阅读指导工作。《指导目录》从古中今外的作品中推荐少而精的优秀作品,为中小学生学习分年龄、分学段阅读提供科学指导,让学生在有限时间内提高阅读效率和阅读质量。但由于书目数量有限,仅依靠《指导目录》无法满足学生的阅读需求。因此,根据《指导目录》图书选择的基本结构和主要特点,结合广泛的阅读经验,分学段额外选入大量书籍,形成了涵盖“人文社科”、“文学”、“自然科学”、“艺术”等几大门类的“读书袋”专用阅读书目。

具体来看,“人文社科”类包含《中国传统节日故事》、《少年读史记(精选版)》等,帮助学生了解传统文化与历史;“文学”类涵盖《安徒生童话》、《伊索寓言》、《稻草人》等,兼顾经典与儿童视角;“自然科学”类选取《神奇校车(桥梁书版)》、《DK博物大百科(儿童版)》等,贴合小学生的认知特点;“艺术”类则有《儿童美术启蒙绘本》、《音乐的故事》等,培养审美素养。同时,注重书目与学科教学的衔接:语文课学习“动物”主题时,搭配《了不起的狐狸爸爸》;科学课研究“植物生长”时,同步阅读《一粒种子的旅行》,让阅读成为学科学习的延伸与补充。

三、因地制宜制定阅读计划,形成普惠的“读书袋”漂流共享长效机制

班级根据实际情况,自行设计《班级阅读公约》,制定阅读计划。阅读计划可分为长期(如一个学段、一学年)和短期(如一个学期、一个月)。

以“一学年”为周期的阅读计划为例:一年级从最经典的绘本读起(最初两个月建议亲子共读),每天读一本绘本(根据学生阅读水平调整)。每个书袋放入三本绘本,一周漂流两次(如周一轮换、周四再轮换),确保每个孩子每天都有书可读(有余力的孩子可另选书籍),解决“读什么”的问题。每本绘本的扉页都贴有《阅读评价表》,学生可根据自己的阅读体验为书籍评级,同时也能看到其他同学的评价。

在实际操作中,即使是一年级学生,经过几次训练后也能明确读书袋漂流规则。班级可设立“图书管理员”岗位,指定专人负责“读书袋”漂流活动,这不仅大大减轻了教师的负担,还提高了学生自主管理阅读活动的的能力。例如,我校一年级五班的图书管理委员会在每周一、周四的课间,组织同学按学号有序交换书袋,并检查书籍是否有破损;若发现破损,会及时记录并请同学共同修补,培养责任意识。

针对不同学段,对漂流机制进行了差异化设计:二年级书袋增至4本,包含1本绘本和3本桥梁书,漂流周期调整为每周三次;三年级则加入整本书阅读,书袋以章节书为主,漂流周期延长至每周一次,让学生有更充足的时间深入阅读。此外,为应对书籍损坏、延迟归还等问题,建立了“读书袋修补小队”——班级学生轮流值班对书袋中的书籍进行维护和修补,这不仅锻炼了学生的自主管理能力和责任意识,也确保了读书漂流活动的可持续性。目前,班级学生已经形成了良好的读书习惯和爱书意识,每到轮读时刻,都会首先检查书籍是否有破损,并上报修补小队,即可完成修补任务。随着学生年龄日渐增长,读书袋的书籍破损率也在逐渐下降。

四、课内阅读点拨与课外阅读活动相结合,丰富学生阅读体验,鼓励个性化阅读成果输出

利用每周一节阅读课,选取经典书目(或章节)进行课内点拨,在点拨过程中渗透阅读方法的应用。结合语文课上学习的朗读、默读、精读、略读、批注等方法,引导学生学会阅读。课内点拨为学生的课外自主阅读提供了支撑,而多样化的阅读活动则促进了学生之间的交流分享,帮助他们丰富阅读体验、调整阅读方法、提高阅读效率。例如,在课内完成《指导目录》中1-2年级推荐绘本《一园青菜成了精》的阅读指导后,学生自编童谣,仿照绘本句式进行想象说话;随后组织班级读书分享会,共享同学们的原创童谣;再通过孩子们的手绘插图,共同完成一本全新的《蔬果王国开大会》自制绘本。这一过程中的欢乐与趣味,远超过阅读本身。即使是一年级的孩子,也经历了从“阅读”到“悦读”再到“越读”的华丽转身。

个性化的成果输出反过来又激发了他们健康积极的阅读兴趣，形成“课内点拨——课外自主——个性化成果输出（阶段性阅读实践活动）——激发新的阅读需求”的闭环。

以我目前所教的三年级为例，班级从一年级开始实践“读书袋”课外阅读课程化实施，学生已展现出各方面的独特才能：有的孩子痴迷“三国”，能熟练讲述“桃园三结义”“草船借箭”等故事，成为班级“三国通”；有的孩子热爱神话故事，能将《中国神话故事集》中的情节改编成小剧本；有的孩子专注自然科学，每天抱着《DK博物大百科》研究昆虫习性，还能给同学讲解“蝴蝶变态发育”“蜜蜂各蜂种的分工”等详细的科普知识；还有的孩子擅长童话故事创作，已完成《小兔子的森林冒险》等3篇短篇故事集创作。课间时，孩子们常常三五成群围在一起，边读边聊，时而争执“关羽和赵云谁更厉害”，时而分享“发现了一种新的甲虫”，“悦读”在班级内已蔚然成风。

阅读实践活动形式多样，灵感多源于学生的阅读过程（多数由学生提议、教师协助组织）。如“诗词大会”，学生自主设计“飞花令”主题（如“春”“月”），通过小组对抗赛积累古诗词；“整本书思维导图”评选中，学生用色彩和线条梳理《夏洛的网》中威尔伯与夏洛的关系，或《了不起的狐狸爸爸》中的情节发展；“百字荐书”活动里，孩子们用稚嫩的文字推荐心仪书籍，如有的同学写道：“《神奇校车》太酷了！卷毛老师带同学们钻进地球，看到了岩浆，我长大想当科学家”。这些活动均指向个性化成果输出，无论是“动手”还是“动口”，都让阅读逐渐成为学生学习的手段和工具，助力“越读”终极目标的实现。

五、关注发展的《分级阅读手册》，构成课外阅读课程化实施的多主体评价体系

在“读书袋”漂流过程中，每个学生都配备符合学段特点的《分级阅读手册》：低学段以“贴一贴”“画一画”为主，如贴上与阅读内容相关的贴纸（星星、花朵等），画出书中的主要人物或场景；中高学段则以“记一记”“写一写”为主，记录好词好句、写下简短的阅读心得。手册中均设有同伴评价、家长评价和教师评价栏，实现阅读素材积累与阅读评价的双重功能。

通过长期实践，学生在积累中识字，在识字中积累，识字量飞速增长，阅读能力显著提高。对班级发放的问卷调查显示：到二年级下学期，98%的学生基本养成自主阅读习惯（平均每天阅读时长40分钟以上），平均默读速度均达200字/分，速度快的同学经检测默读

速度能达到273字/分且能用自己的话复述故事主要内容。三年小学生活的平均阅读总量达人均40万字以上，部分同学能达到60-70万字；朗读能力明显增强，背诵和记忆能力显著提升（大多数同学新学一首诗，读三遍后能基本背诵）；经过长期晨读训练，54名同学中至少45名能背诵古诗158首；语感得到充分发展，学习语文课文时，绝大多数同学能很快做到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班级50多名同学中，20余位能胜任学校主持、讲解、播音等考验口语表达能力的工作；书面表达也有显著提升，尤其是想象力和逻辑性，虽然平时较少指导看图写话和习作，但学生表达的多样性远超预期（二年级仍以看图写话为主）；后进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明显改善，识字能力显著提升。

结语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有深度和广度的阅读才是有效阅读，能为己所用的阅读才是有用的阅读。“读书袋”传递的三年，是我和孩子们共同享受阅读乐趣的三年，也是《依托“读书袋”实现小学生课外阅读课程化实施的实践研究》思路形成的三年。在不断的实践和反思中，将继续优化课程体系，积累更多可借鉴和推广的经验材料，帮助更多儿童在课外阅读中实现独特生命的生长，促进各方面能力的提升。期待利用小学阶段，让儿童从“阅读”到“悦读”，最终实现“越读”的美好愿景，让阅读成为儿童学习最主要的手段和工具，成为他们生命成长路上最好的伙伴。

参考文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 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S].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
- [2] 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 中小学生学习指导目录（2020年版）[Z]. 2020-04-22.
- [3] 韩兴娥. 让孩子踏上阅读快车道[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
- [4] 宋道晔. 小学低段语文“双重点”课程建设与实践研究[M]. 北京：语文出版社，2016.
- [5] (美)莫提默·J·艾德勒，(美)查尔斯·范多伦著，郝明义，朱衣译. 如何阅读一本书[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
- [6] 李小墨. 海绵阅读法：如何吸收一本书的精华[M].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23.
- [7] 周岭. 认知觉醒：开启自我改变的原动力[M].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24.
- [8] (美)斯蒂芬·盖斯. 微习惯：简单到不可能失败的自我管理法则[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